

東廊

HL

6



316403



画

廊

HUALANG

6



316403



画廊

HUALANG

6





◁ 看热闹 (石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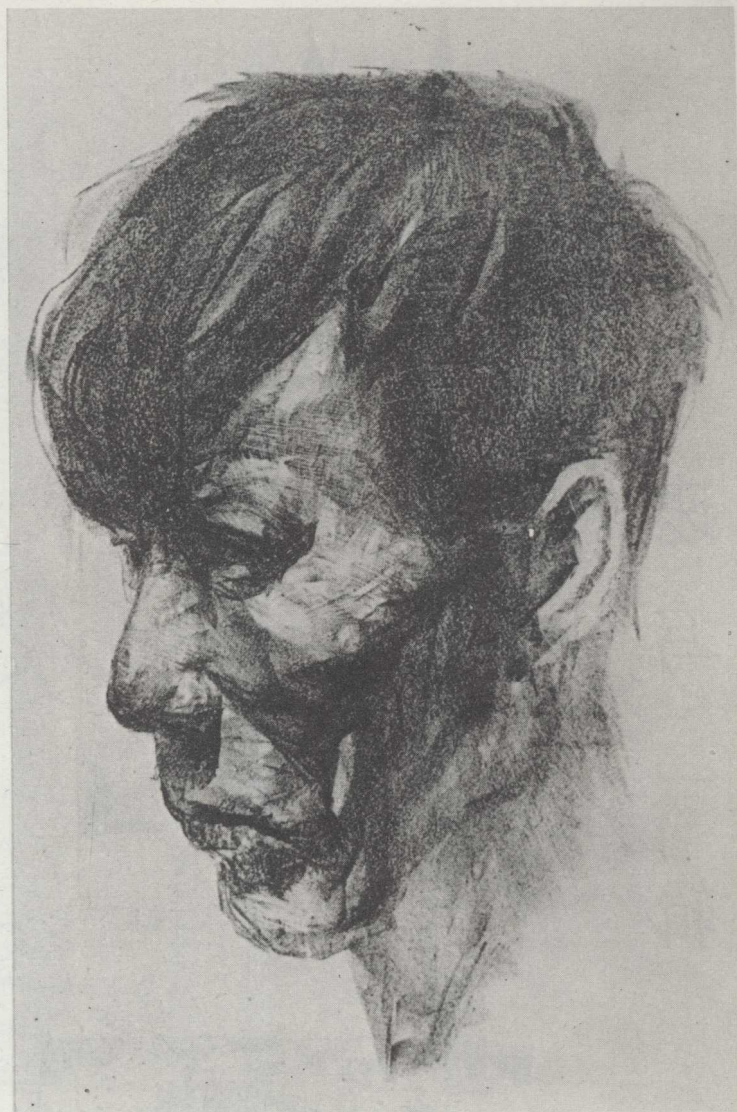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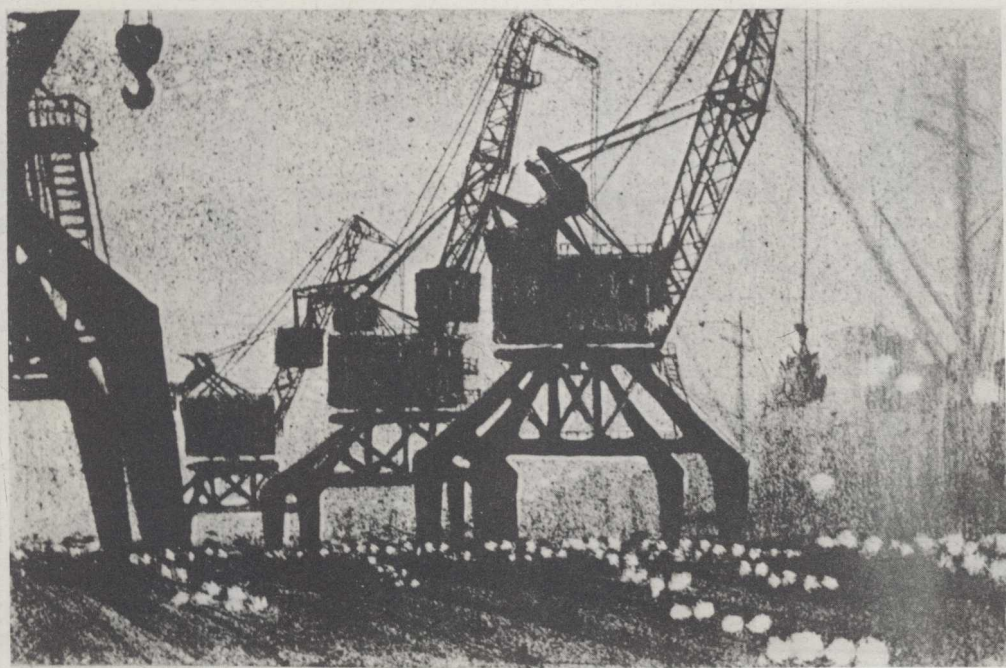
31.7 × 52.3 1982 王安东

▽ 海滩上 (石版)

14.2 × 35.8 1982 冯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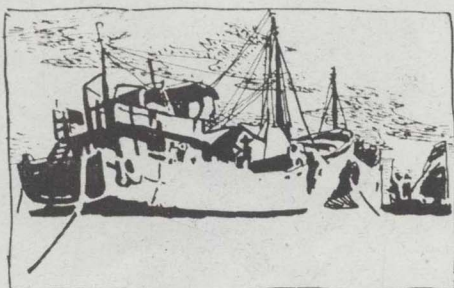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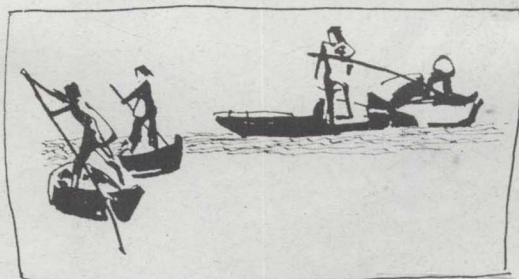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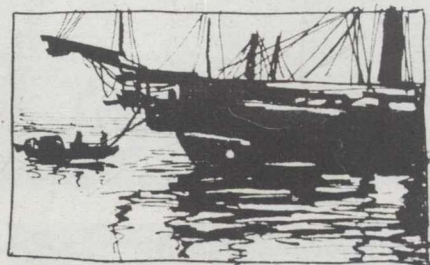
左上: 海港繁星(石版)29.5×45 1982 陈保平  
 左下: 古城印象(石版) 20×25 1982 王 婧  
 右: 人 像(石版)29.4×24 1982 张福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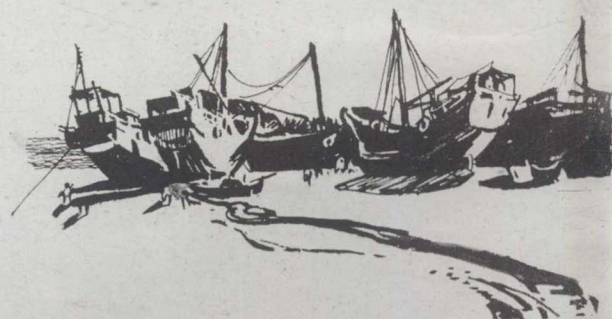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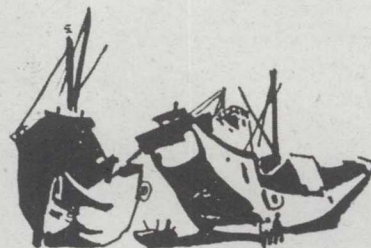
# 速写一辑



张



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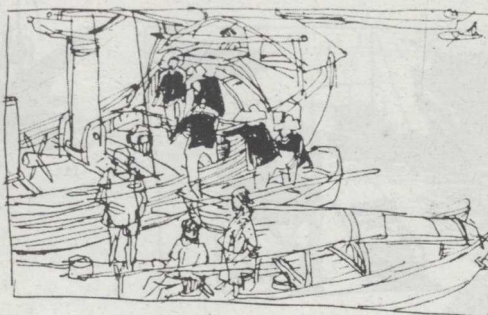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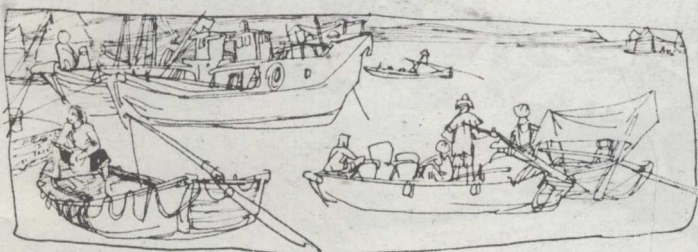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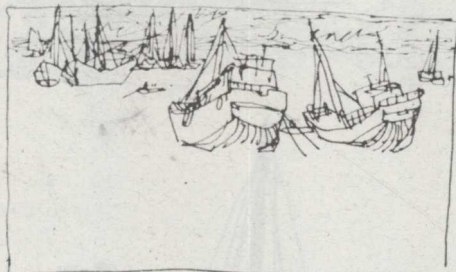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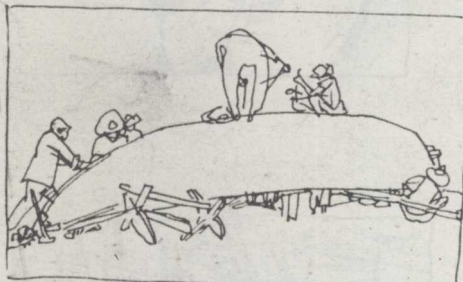


杨劲松

张波

李全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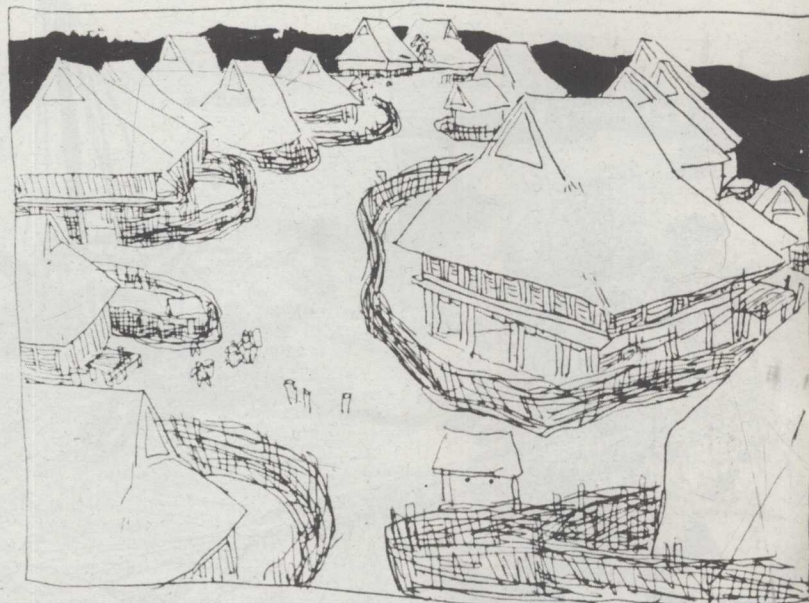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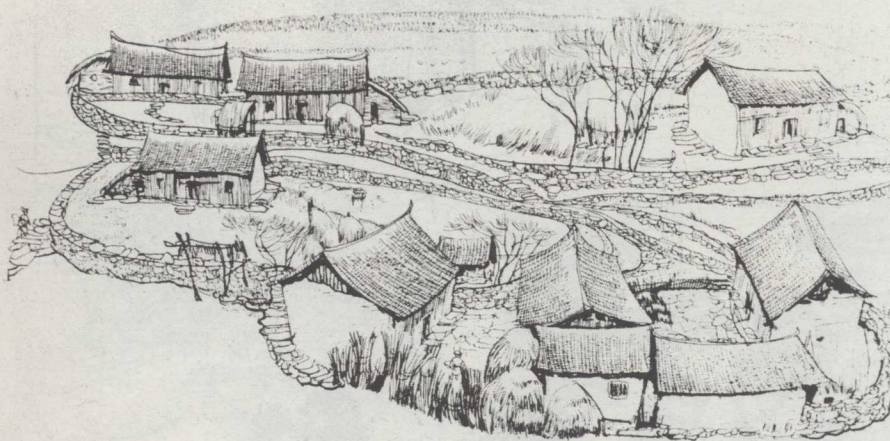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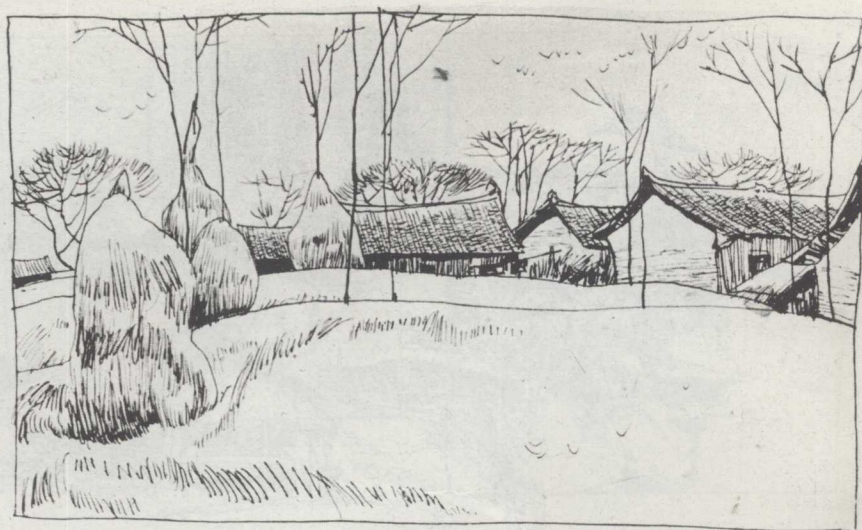




20. 6. 7









# 风尘七十长坚持

## 读关山月的《漠阳笺谱》

黄文俞

笺谱，是写诗用笺的成册。传统诗笺的精品，多由名画家采撷妙句，挥写成图；再由好手传神镂刻，淡彩水印。所以诗笺本身，就是一种诗画孕含，书刻佳妙，极足以撩人诗兴的艺术品。

早在三十年代，这种堪称“诗书画刻”四绝的传统艺术，便引起鲁迅先生的极端重视，并在他的主持下，搜集和翻刻清末民初的诗笺，选定三百五十多张，出版了六册一套的《北平笺谱》。以后，他的合作者郑振铎，又在鲁迅的直接支持和具体帮助下，翻刻和出版了明末的《十足斋笺谱》四卷。

鲁迅选编成书的《北平笺谱》，是我国近代唯一的一部规模最大的笺谱。厥尽了保全传统艺术的职责，也大开了世界人士的眼界。不过，鲁迅先生并非为了保存国粹而是另有深意。他在《北平笺谱》的序里言之谆谆：“后有作者，必将别辟途径，力求新生。”

鲁迅先生这一句话的用意，正巧就是关山月同志今天制作《漠阳笺谱》的用心。打开《漠阳笺谱》稿本，在扉页上就书有谢觉哉同志的一句诗：“思能入旧又全新。”这是关山月借句自题。入旧，就是继承笺谱的艺术传统；全新，便是要表现出今天的时代精神。关山月用自己的艺术实践力求开来继往，推陈出新，确然就是鲁迅先生当年的厚望。

作者完成这部笺谱创作的时候，已经七十岁了。他的创作业绩，正与时俱进；他的艺术活力，也正与日俱增。究其原因，笺谱本身即是答案。作者选以挥写入笺的诗篇词句，都是我党无产阶级革命先烈、前辈和领袖的言志抒情之作。这些篇章，也都是关山月同志沉吟于朝夕，感受在肺腑的。这就成为他创作热情的激发点。推而广之，对待自己的一切创作，关山月也曾有过两句著名的画论：“自差义理入神貌；颇遣歌呼出写图。”作为一个画家，为他所坚定信仰，被他所深切感受的“义理”和“歌呼”，他都想通过自己所“写图”的“神貌”，把它化入绘画形象。既表现自己的艺术感受，也借以感染给别人。《漠阳笺谱》内的一树一石，一花一叶，通过画家的新颖构思和传统笔墨，便把自己感受到的革命先辈的“歌呼”表现出来，使读者得到再一次绘画语言的艺术感染了。

关山月作为当代著名画家，他是从来不隐晦自己的艺术观点的：既不误入为艺术而艺术的朦胧，也不弄到为政治而政治的生硬。他是力求自觉和努力地把思想和艺术，也就是“义理歌呼”和“写图神貌”水乳交融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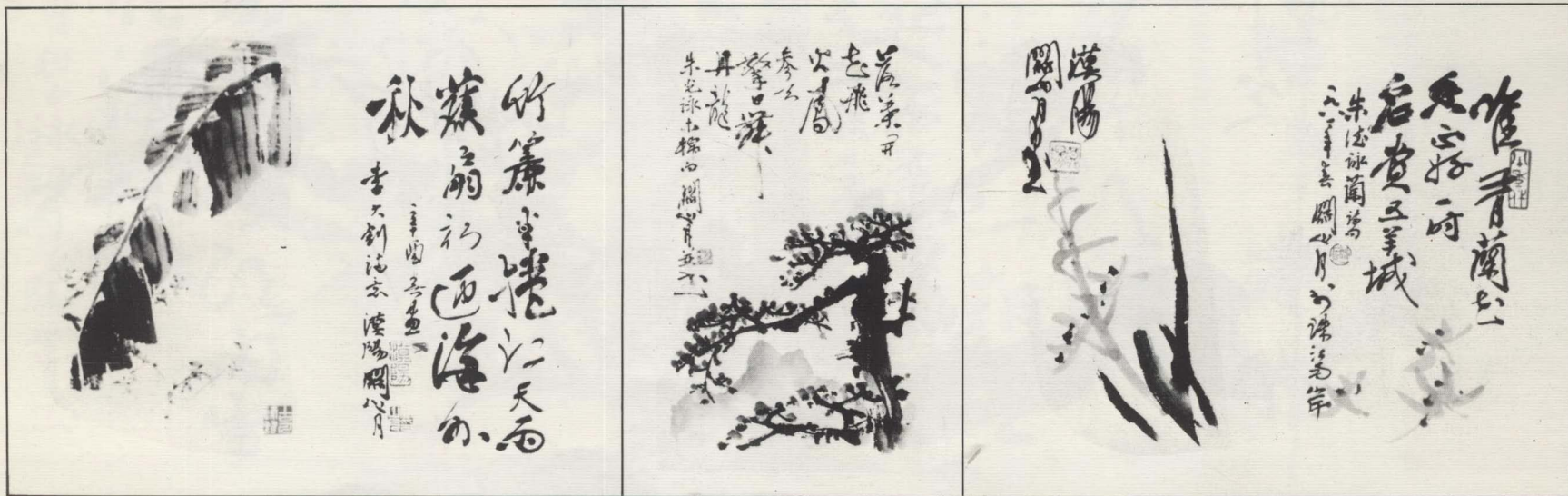
记得在创作《漠阳笺谱》的时候，正值他七十岁生日。在《人民日报》上，他发表了四首“以明心志”的诗。其中两首是：

风尘七十长坚持，多少甘辛我自知，若论文章兴废事，半凭己力半凭师。

出山泉浊在山清，犹忆高师一语情，艺海征帆风鼓饱，喜凭马列指航程。

这里，最耐人寻味的仍然是：这个“喜凭”和那些“半凭”，也还是思想和艺术的关系。正确处理好这个关系，的确是要尝过“多少甘辛”的。

因此，我要祝贺关山月同志《漠阳笺谱》的创作，以及“风尘七十长坚持”的成功。





# 关山月笺谱作品选

漢

陽

箋

譜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

趙樣初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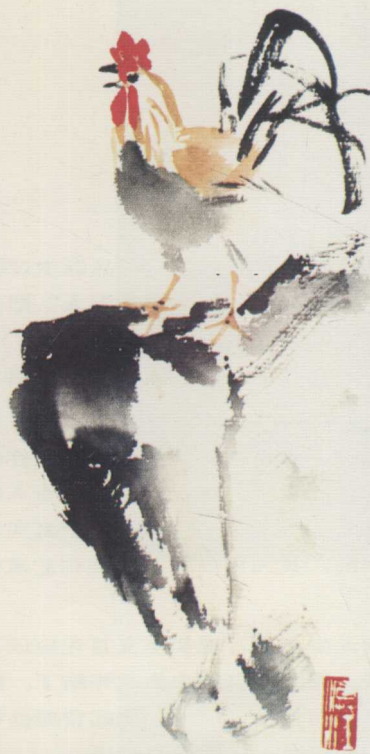


清韵  
绝尘  
萍踪  
来梦  
寐

壬午年  
夏月  
漢陽關山月



柳垂兩岸綠花紅漫江輕  
二月三月並標陶詩詠柳句  
漢陽關山月



一唱雄雞天下白  
己未歲  
冬陽  
關山月  
漢陽關山月

春老枝頭開  
花滿樹  
關山月  
漢陽關山月



雪壓竹枝低  
欲沾泥一朝紅  
日起依舊無三  
關山月  
漢陽關山月





# 简短的回顾

## ——摘自教学笔记

尹国良

同学们毕业了，我放下了沉重的教学担子，他们各自揭开了自己的新篇章。

“画如其人”，如今面对着已经完成的一幅幅作品，我清晰地仍能看到作者的音容笑貌，看到这些作品诞生过程中的日日夜夜。在南海灼人的阳光下，他们皮肤黝黑，出没在岩石和海浪间。在三角洲河岸涌边的茅屋里欢歌笑语，“沙田人”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子弟。椰寨、苗岭、瑶家，长江、黄河、汨罗江……，他们踏着前辈开创的路，在生活的海洋里，孕育并且诞生了今天的作品。不论是顺遂的欣慰，还是挫折的苦恼，都已将印痕深深地刻划在画面上了。这是他们的处女作，是他们真诚地奉献给培育了他们的社会和人民的最初的礼品。

作品免不了总会有成功与失败之处，但在这批画幅面前，人们会感受到那点精神，就是他们的探索，它给你的感觉有时甚至是超越成败的。这批年青人，性格各异，气质不同，他们的活生生的个性各自呈现在作品之中。这在长期以来令人沉闷的“千人一面”的作品堆里，展示出某种清新来：有的意图打破习惯的成见，有的尝试以新的信念来解释人生，有的醉心于真实之美，有的愿意挖掘古老的人性，有的歌颂战斗和激情，有的探讨韵律与和声。人本来就是千差万别的，我为每一个人都能在艺术中寻找着他自己而感到高兴，虽然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。

我是一个艺术上的现实主义的信仰者，我信奉它古往今来始终蕴藏着不竭的强大生命力。现实主义首先应该是容量宽广的，这样它才能经受得起时代波涛的冲击。但是，现实主义的大敌是虚伪，一经容忍虚伪，现实主义的生命就终结了。就说“生活流”的作品吧，我不反对它，因为我认为作者必须通过自己的审美观点选择自己的道路。同时，我还认为，比起曾经盛行过的“编导生活、制造情节”的假艺术来，它甚至是一种回归——回到了正常的现实主义的轨道上，虽然算不上是什么创造。

作为创作指导教师，我深情地珍视学生中哪怕是略有新意的探索，因为它的难度太大了。这不仅由于一般的“创造”都脱不了前人的窠臼，还由于“人云亦云”更省力，易讨好，而且不会有成为“异端”的危险。因此，每当面对那些执意要进行某种追求的学生的画幅时，我还是为它将招致的后果而心中暗暗不安。

“下里巴人”呢，还是“阳春白雪”？这已差不多成了创作上的一个老问题。“雅俗共赏”当然很好，但你不能把它弄成艺术上的一个新的“紧箍咒”。艺术现象是复杂的，有的画就是只能雅俗“分”赏。有的人爱用“工农兵”三个字的大棒来敲打创作者，斥曰：“白白供你们吃，就让你们干这？”但是我终于还是想起了：工农兵虽不普遍使用香水，可我们还是要建立香水厂；工农兵住不起宾馆、大厦，可我们还是要不厌其烦地继续建造。这道理姑且比附一下吧，我们是高等美术院校，别的理工院校可以“攻尖端”，那么，让我们也有权钻研一下“阳春白雪”吧。也许暂时它对大多数人没有用，也许钻研得失败了，但只要它思想感情健康、创作态度严肃，就请容忍一些，不要斥之为资产阶级方向。

我知道有人要发问：“难道不需要有崇高的思想境界？”“作者的共产主义理想表现在哪里？”真的，我早就在思考这些问题了，这批画如果有所不足，正在于不少画幅缺乏深度，缺少一种发人深思，提高境界的力量。我并不认为艺术应该成为政治的图解，硬要在画里贴上政治标签。倾向应该在不知不觉中流露。但是，艺术家本人应该就是人民，人民的愿望和理想本来就应转化成为画家自己的愿望和理想，而这些愿望和理想是应该而又能够通过艺术形象表露出来的。那么，画幅中明显的缺陷就应引起人们的深思：这是怎么会出现的呢？

这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代，他们的艺术表现引起过人们的争议，而且曾经是毁誉参半的。他们勤奋好学，刻苦钻研，象海绵般吸收着大量的知识——正是由于打倒了“四人帮”，才使他们成为幸运者。他们要独立思考；他们学习马列主义但也涉猎西方哲学；他们相信我们的教学体系，但也研究西方的艺术方法。正确或谬误他们都吸收进去了，但你能说他们是不会判断，一定会发生“信仰危机”的吗？恐怕不见得。关在温室里就没有危机吗？请想一想，愚昧和盲从是不是曾经造成十年浩劫的一个重要原因呢？当然，眼前这些作品所显示的缺陷，正反映了他们的思想状况，值得我们深思。但我对此总是抱乐观态度，这因为我们的党经过了那么严重的挫折，又已重新大踏步前进了。请相信吧，青年们是一定会紧紧地跟上来。

编者按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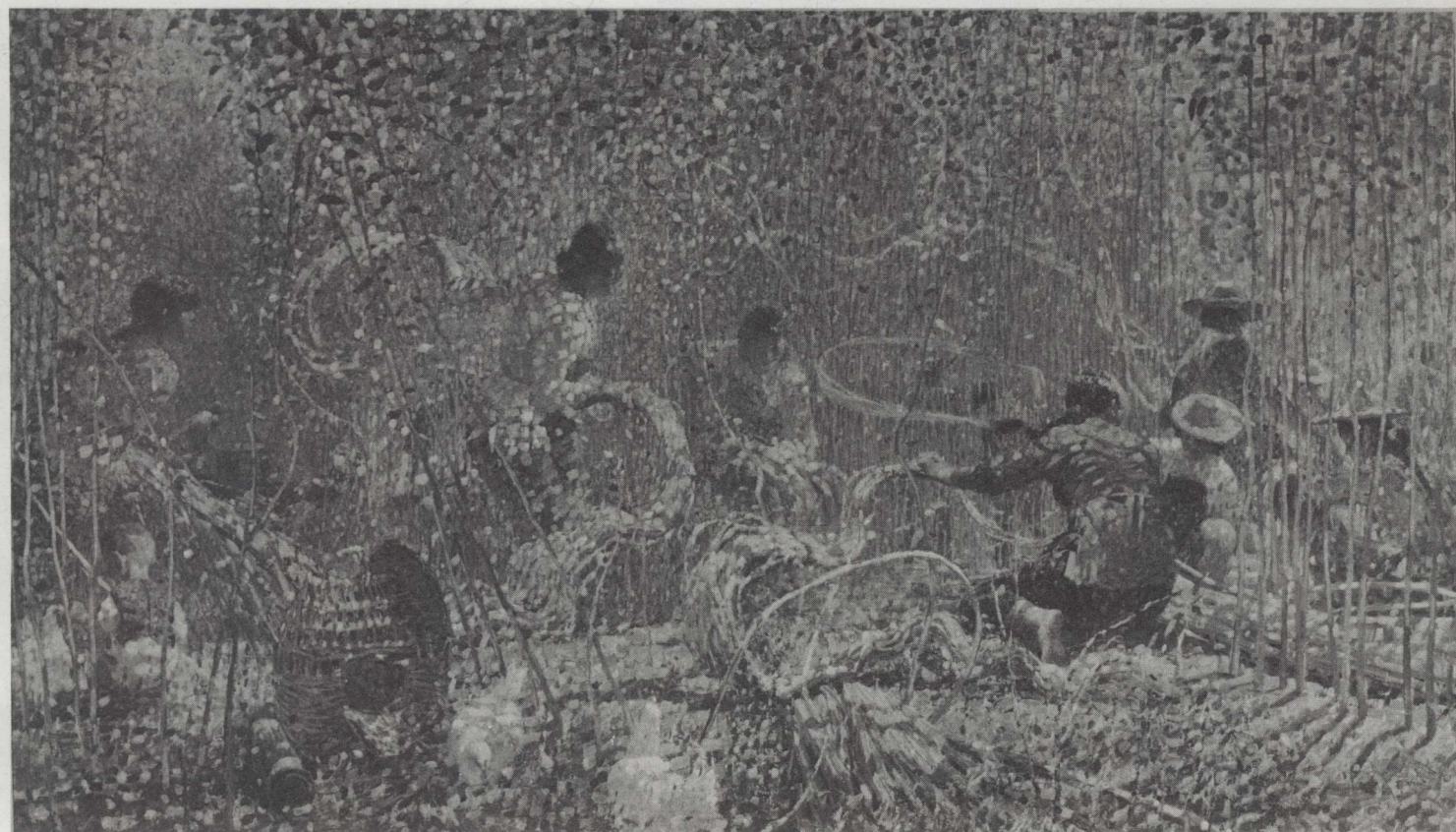
本期特辟十个专页，介绍广州美院油画系研究生暨八二届春季毕业生作品共二十六幅，以检阅我省这一支油画创作的新力量。我们还请每位作者写了简短的创作札记，附载《谈艺录》里。特别要介绍一下的是，这些毕业创作的指导老师尹国良副教授还为我们撰文论述。我们觉得老师和学生讲的都是心里话。故原话照录，以飨读者与行家。



暨八二届春季毕业生创作选  
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



海瑞上疏 (油画) 184 × 363 1981 涂志伟



九月黄麻 (油画) 114 × 200 1981 黄中羊





|   |   |   |
|---|---|---|
| 1 | 3 | 4 |
| 2 |   |   |

1. 春 汛 (油画)

134 × 196 1982 江锡荣

2. 婚 礼 (油画)

125 × 228 1982 潘 雷

3. 我的海南 (组画选四幅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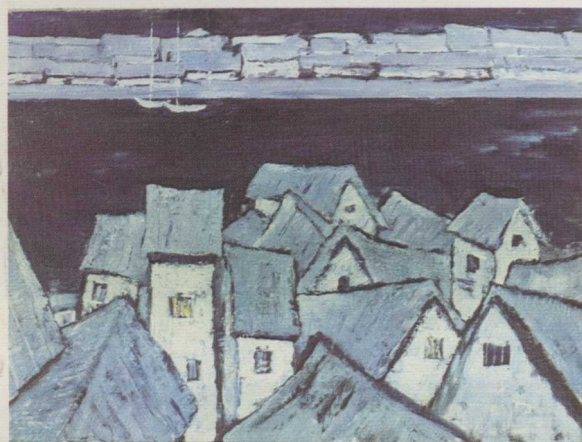
60 × 81 1982 何坚宁

4. 六隻戏毽图 (油画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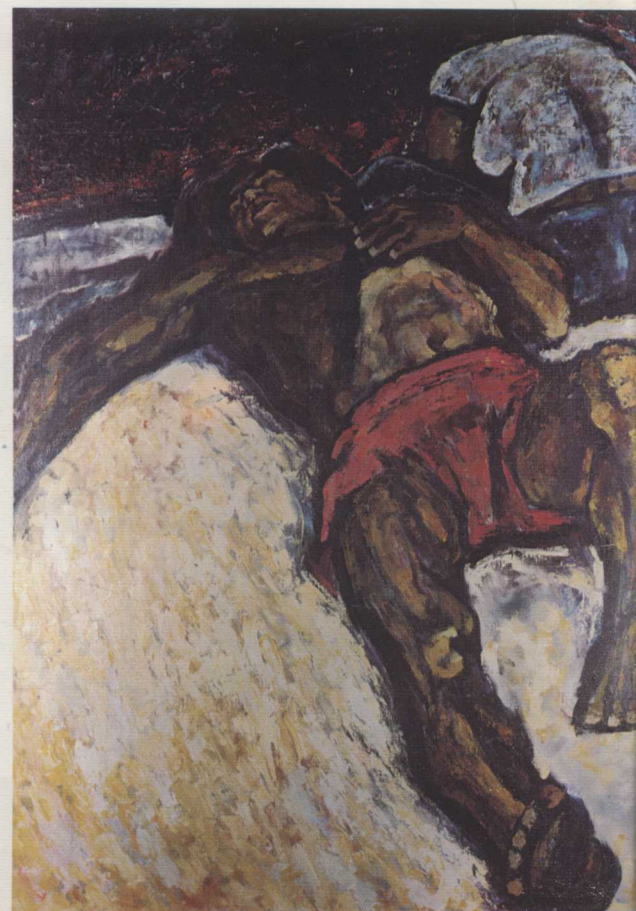
193 × 146 1981 司徒绵















|   |   |   |   |  |
|---|---|---|---|--|
| 1 | 2 |   |   |  |
| 3 | 4 | 5 | 6 |  |

-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|
| 1. 胶园       | (油画) 126 × 210 | 1982 | 陈海  |
| 2. 古老的歌     | (油画) 88 × 189  | 1982 | 王维加 |
| 3. “月光光照地堂” | (油画) 128 × 158 | 1982 | 尹易  |
| 4. 为了你      | (油画) 160 × 120 | 1982 | 雷淑娟 |
| 5. 沙田女      | (油画) 150 × 150 | 1982 | 陈子刚 |
| 6. 水乡姑娘     | (油画) 142 × 116 | 1982 | 钟蔚帆 |

